



书本里的丝绸之路

# 为千年凉州史立言

□ 郑炳林

《凉州通史》是由甘肃省政协、兰州大学、武威市委市政府共同策划,甘肃省政协文化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武威市政协统筹协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凉州文化研究院共同实施完成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凉州文化工程项目,旨在探究两千年来凉州的历史地位,梳理凉州的历史脉络。“凉州”在历史发展中已成为“武威”的代称,是历史上河西走廊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北乃至西域的基地,更是中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区域。我们通过贯通式梳理凉州历史,展现凉州在不同时期的历史面貌,将有力促进凉州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派遣霍去病两征河西,迫使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归汉,金城河西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随即河西被纳入汉朝管辖范围。西汉政府置武威等河西四郡,旨在隔断羌胡,连通西域。此后,朝廷在武威构筑边塞,兴修水利、移民屯田、设置驿站。当时自长安出发的南、北两条驿道总汇于武威,合为一路向西连接张掖、酒泉、敦煌诸郡通往西域,武威由此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新莽时期,西域局势恶化,焉耆起兵杀西域都护,王莽多次抽调武威等河西四郡精兵前往征伐。新莽覆灭,中原大乱,窦融率武威、金城等五郡保据一方,并派遣使者归顺东汉。东汉时期,武威郡承西汉之余脉,发挥其北接匈奴、西通西域的地缘



武威铜奔马马阵 刘 忠

优势。尤其在长期与匈奴的战和及百年羌乱中,武威的外交与军事地位日益提高。东汉末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在武威重置雍州,武威的军政中心地位初步形成。经过悉心经营,商贾云集、“市日四合”,不仅是河西政治军事重镇,而且是对外交往交流的都会城市。

魏晋十六国时期是凉州发展的重要阶段,曹魏置凉州以姑臧为治所,武威逐渐成为河西的政治中心。西晋咸宁年间(公元275年—280年),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一度占领凉州,马隆奉命出征,恢复了西晋在凉州的统治。西晋末年,凉州再度陷入混战,逐渐沦为各个地方势力角逐的战场。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张轨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拉开了张氏家族经营凉州的序幕。相对于凉州的稳定,中原先有“八王之乱”,后有“永嘉之乱”,大量中原地区的居民避乱凉州,将中原文化带到武威,促进了武威政治经济的发展。前凉、后凉和北凉政权,相继以姑臧为都城。其中,前秦苻坚派遣吕光出征西域,吕光不仅完成了使命,还将龟兹乐带回了姑臧,后逢淝水之战苻坚失败,吕光便在姑臧自立,建立了后凉政权。此后,龟兹乐与西晋的汉乐在凉州融汇形成西凉乐,成为隋唐燕乐的重要来源之一。北凉依托武威,在与西凉、南凉的角逐中成功取得

河西地区的控制权,武威地区社会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五凉时期的武威文教事业蒸蒸日上,呈现出“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态势,既保存了中原文明精髓,又吸纳了游牧与西域文化,最终通过北魏统一重新注入中华文明主流,成为“多元一体”格局的典型样本。

另外,凉州是佛教东传的重要节点,天梯山石窟的兴造、鸠摩罗什在河西的授课、凉州官寺的修建,无不体现出佛教在当地的深远影响。北魏灭北凉,北魏太武帝迁徙凉州三万余户于平城,动摇了凉州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础,凉州从割据政权的都城变成地方重镇,但是对北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文化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北魏先后设凉州镇、凉州,稳固统治秩序。西魏于武威分置西凉州,北周置凉州总管府,随着中原北方局势的稳定及丝绸之路的繁荣,凉州经济得以昌盛发展,其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地位与文化影响力再度上升,发挥着“上承汉魏、下启隋唐”的关键作用。

隋文帝继承北周置凉州总管府,统辖凉、甘、瓜等州,凉州成为隋朝治理河西的核心。隋炀帝改凉州为武威郡。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西巡至张掖,张掖成为隋经营西域的政治重镇和国际商贸都会,凉州的地位有所下降。唐初置凉州都督府,是管理河西诸郡军政事务的重要机构。景云二年(公元711年)置河西节度使,治所武威郡,管辖河西诸郡的政治军事诸务,而凉州境内的赤水、大斗、建康等军及张掖、白亭等守捉的设立,构建起保障丝路畅通的军事屏障。魏晋以来生活在凉州的粟特人部落影响了整个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唐朝长安地区的粟特人多数来自凉州地区,唐初收复凉州就是依靠当地粟特人安氏的力量。彼时唐朝的西部强邻吐蕃,自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遣使朝贡以来,与唐在河陇、西域一带始终有所争夺。凉州作为唐蕃争夺的重点区域之一,很多战事即发生于此,如唐前期著名的洪源谷大战,其战场就在天梯山石窟南边;发生于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的唐蕃大战正是以河西节度使管辖区域为中心展开。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廷紧急抽调大批河陇驻军赴中原平叛,致使凉州一带的防御力量突然空虚,吐蕃遂

得以乘虚而入,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攻陷凉州,并在此设置凉州节度衙。节度衙内部有以茹本、乞利本、节儿、千户长等组成的职官体系,以及以大、中、小防御使为主构筑的城镇警备系统。通过这种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吐蕃实现了对凉州地区长达近百年的统治。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吐蕃的末代赞普朗达玛因灭佛招致杀身之祸,吐蕃国内陷入混乱,其在河西一带的统治随之松动,为誓心归国的敦煌豪族张议潮提供了契机。张议潮首先收复瓜沙二州,咸通二年(公元861年)收复凉州,恢复凉州节度使建置,凉州属归义军管辖,归义军政权形成东至灵武、西到伊吾的疆域范围。咸通八年(公元867年)张议潮归阙,凉州很快就被唐廷接管。乾符三年(公元876年),唐王朝改河西都防御辖区为凉、甘、肃三州。天祐三年(公元906年)唐朝灭亡,其在河西的统治随之瓦解。

五代时期凉州为诸种势力盘踞,控制着中原与河西之间交流往来的通道,名义上仍归属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割据政权,中原政权虽以泾原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设置凉州留后等方式实施行政管理,但实际影响力非常有限。

北宋建立后,经河西而西行的僧人逐渐增多,客观上展现出丝绸之路的畅通。此时的凉州为六谷蕃部所控制,他们通过朝贡等方式,不断加强与宋朝之间的交往。至道二年(公元996年),殿直丁惟清被朝廷任命为知西凉州事,凉州地区名义上获得宋朝的管辖,该区域形成“蕃汉共治”的局面。明道元年(公元1032年),李元昊率兵攻取甘州和凉州,党项势力开始掌控凉州,开启了凉州的西夏时代。凉州升级为区域核心,凭借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地位,共同塑造了凉州作为丝路枢纽、佛教圣地与多民族交汇之地的独特身份。

元代的凉州,其行政建置呈现出“军事控制—宗王出镇—行省统辖”的阶段性演进特征。阔端依托凉州东连关中、西接西域、南控吐蕃的地缘优势,构建以王府为核心的统治网络,完善驿站体系,使凉州成为西北边疆的政治与文化辐射中心。蒙哥汗时期,通过“削藩限权”压缩阔端系宗王的权

力范围。元世祖时期,设立永昌府,标志着凉州被正式纳入“行省—路—府—州”的层级化行政体系。经济上依托军民屯田、驿站制度等推动农业、畜牧业与丝路商贸的发展,凉州重新成为东西物资流通的枢纽。民族与文化方面呈现出多元共生的特点,通过宗教与制度双重机制推动,促进了语言、习俗、艺术的相互融合,共同塑造出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生态。

明代凉州是西北边防的战略要地,自洪武元年(公元1376年)至正統三年(公元1438年),明代在凉州地区先后设置了凉州卫、永昌卫、镇番卫、古浪守御千户所等三卫一所,扼守河西走廊东部门户,成为维护河西稳定的重要基地。军事层面,明代在凉州地区逐步修筑军事设施,逐渐构筑了以长城为代表的城、堡、寨、关一体化边防体系。经济层面,由于元末战争的影响,凉州地区人口稀少、田野荒芜,实施移民实边、发展屯田、建设驿传体系以保障军队后勤,始终是明代在凉州地区的重要任务。文化层面,明代逐渐构建起国家正祀体系,使得凉州在多民族聚居的基础上,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多民族文化和谐共存的格局。

清代凉州辖区广阔,是“甘肃咽喉,通省关键”。甘肃西路驿道穿过凉州境内,是内地与新疆政治、经济、军事往来的通道。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设立凉州府,治武威县,领五县一厅:武威、镇番、永昌、古浪、平番等县及庄浪厅。乾隆初年,设立凉州将军、庄浪副都统,修筑凉州、庄浪满城,驻扎八旗兵,同时驻扎凉州镇绿营兵,后裁撤凉州将军,设凉州专城副都统。

清代凉州人口增长较快,水利设施和水利制度完善,农牧业及商业获得较快发展,儒学教育成效显著。清代凉州在平定青海、统一新疆、管理西藏事务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是清廷稳定边疆、建设边疆的重要依托。凉州在平定历次甘、青、宁、新地区错综复杂的战乱中发挥了军镇和“砥柱”的作用,维护了清朝西北地区的统一局面,见证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史和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

《凉州通史》,郑炳林主编,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为该书总序,有删节,标题系编辑所加)

吐谷浑是对我国古代西北地区开发作出重要贡献的民族之一。公元4世纪初,吐谷浑部从辽东慕容鲜卑分离出来,西晋永嘉末年,慕容鲜卑部首领之一吐谷浑率部众从辽东西附阴山,在阴山一带游牧了二十多年以后,再由西南渡过陇山,西迁至枹罕及其以西地区,在今甘肃南部、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融合于氐、羌等部落并建立了政权。到吐谷浑孙叶延(公元329年—公元351年)时,始以吐谷浑为国名、族名。吐谷浑政权及其民族从叶延时算起,至唐龙朔三年(公元663年)为吐蕃所灭,共有20位首领相继执政,政权前后共存在三百多年。在吐谷浑政权存在三百多年的时间内,吐谷浑人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同时,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东西方交通要道,在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中转站的作用。

国内研究吐谷浑起步于20世纪第一个十年,至今算来有110年。1915年出版的丁谦《蓬莱轩輿地学丛书》内有《晋书四夷传地理考证》《魏书外国传地理考证》《宋书夷貊传地理考证》《新旧唐书西域传地理考证》等,对正史“吐谷浑传”里的地名进行了一些考证。早期的民族史、地方史著作中也涉及吐谷浑,如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宋文炳《中国民族史》、林惠祥《中国民族史》、周振鹤《青海》等。自20世纪40年代后,国内开始出现了专门研究吐谷浑史的论著,但主要成绩的取得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涉及吐谷浑来源、迁徙、名称诸问题,吐谷浑国的兴衰史及其与邻近诸政权关系、吐谷浑城镇及地理,吐谷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性质,吐谷浑在中西交通上的地位和作用,被吐蕃灭国后吐谷浑人的活动,出土吐谷浑碑铭等。

纵观吐谷浑在西北历史上的活动轨迹,武威是最重要的点之一。现存吐谷浑文化遗迹最丰富的地域便是武威。自清朝同治年间以来,在武威市凉州区新华镇青嘴湾、喇嘛湾,天祝县祁连山镇岔山村相继发现的弘化公主等唐代吐谷浑王族成员墓葬、墓志和文物遗存,权威地佐证了武威是国内保存吐谷浑历史实物资料最大的宝库。

近年来,武威市为深入挖掘研究当地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充分展现凉州厚重的文化积淀、历史内涵和当代价值,更好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促进文化交流合作和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连续举办了多届凉州文化论坛、凉州讲坛、凉州文化沙龙及国际国内大型学术会议,开启了凉州文化研究、传承、弘扬的新征

程,迈上了加快凉州文化开发利用、创新发展的新轨道,打响了“天马行空·自在武威”的文化旅游品牌,有效提升了武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弘扬武威悠久历史文化方面,武威当地的学者作出的贡献更值得称道。特别是2017年9月揭牌成立的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作为专业研究机构,责无旁贷地肩负起研究凉州文化的光荣使命,出版了《凉州文化概览》《雄心一片在西凉——历代咏凉诗词选》《武威历史文化研究》《武威故事》《话说五凉》《中国国家人文地理·武威》《五凉名儒》等20余部作品,得到学界好评。其中,在吐谷浑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发表了《唐代吐谷浑墓实证中华民族文化交融与历史自信》《武威吐谷浑王族墓葬群出土文物及其习俗》等研究文章,编印《凉州文化研究·吐谷浑文化研究专辑》,出版《武威唐代吐谷浑王族墓葬群研究》《武威吐谷浑文化的历史书写》等学术著作,具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和现实价值。

(本文为作者为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二级教授)



武威吐谷浑王族墓群 刘 忠

## 凉州文化研究的新视角

□ 杨红伟

凉州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既是在历史当中流动的,也是在现实当中存在的。所以对于凉州文化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要从更加宏阔的背景当中,尤其是要观照时空两个角度去考察。

第一,要做长时段的考察,需要把凉州文化纳入历史的长河中,从史前按照先周、秦汉这个时代的纵轴一直考察下来。只有通过贯通式的考察,才能够发掘凉州文化深厚的积淀与时代的特色。

第二,对于凉州文化的研究,应该有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更加微观的视角,把宏观的视角和微观的视角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立体地形成对于凉州文化的认识。比如说,我们既要把握凉州文化立足于本土去考察,又要把握凉州文化放置在整个中国的范围之内,放置在整个世界的范围之内,作立体交叉的考察,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凉州文化的时代意义与世界意义。

第三,对于凉州文化的考察,要创新研究的理念、要创新研究的视角。比如说,我们之前在研究凉州文化的时候,比较多地关注到丝绸之路,那么要把沟通中西方面的影响落在凉州文化当中,我们就可以发现物质的、文化的交流,还有儒家文化、宗教文化与凉州的交汇。实际上,我们还要看到凉州在地理区位上,是处在中国农牧交错地带。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又发掘凉州文化所具有的农牧交错地带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发掘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所具有的多重动力,以及凉州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

(本文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武威新貌 刘 忠